

LINGHUNDEHUIMIE·LINGHUNDEHUIMIE

灵魂的毁灭

〔英〕奥斯卡·王尔德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灵魂的毁灭

〔英〕奥斯卡·王尔德 著
姜允麟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00317

责任编辑：李浏文 许艳丽

封面设计：李欣

DP 69/24

灵魂的毁灭

Linghun De Huimie

〔英〕奥斯卡·王尔德 著

姜允麟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4/16

字数：189,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4,255

统一书号：10093·839 定价：2.50元

ISBN 7-207-00402-8/1·62

前 言

一位艺术家就是优美事物的创造者。

把艺术揭示显现出来，而又把艺术家隐匿在后面，这成了艺术的目标。

一位批评家则能够把他从优美事物获得的印象转化成别的形态或者变成一种新型的材料。

批评最高形式和最低形式都是自传体裁。

在优美事物中挖掘丑恶的内涵的人是无可救药的，并且毫无吸引力，这是一种致命伤。

在优美事物中挖掘优美内涵的人是有才能的。因此他们是有希望的。

那些确认优美事物只存在优美内涵的人是人类的精华。

文学作品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有的写得博大精深，有的写得稀松窳劣。

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深恶痛绝，这是因为卡列班^①照镜子看见自己本来面貌而暴跳如雷。

人的道德生活不过是艺术家作品主题材料的一部份，然而艺术的道德在于尽善尽美地运用瑕瑜互见的艺术手法。

没有一个艺术家愿意证实任何事物，即使这些事物千真

① 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人物。现比喻本来丑陋而又自以为美的人物。

万确是可以证实的。

没有一个艺术家有伦理学的爱好。伦理学的爱好会使一位艺术家在风格上因循守旧，这是无法宽恕的。

世上永远不会有病态的艺术家。艺术家能把一切都表白无遗。

思维和语言是天赐予艺术家进行艺术创造的媒介手段。

罪恶和德行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题材。

从形式上来看，音乐家的艺术是各种形式艺术的典范。从感觉上来看，演员的技巧是典范。

所有的艺术同时既有表面现象又有内容象征。有人硬要闯到表面现象的下面，出了危险这要他们负责。有人要分析研究内容象征，出了问题这要他们自己负责。

批评家们可以争长议短，议论纷纷，艺术家却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当一个人做了一件有用的之物，只要他不自吹自擂，我们可以手下留情。当一个人做了一件无用之物，只要他奉若神明，我们也可以笔下超生。

所有的艺术都是劳而无功的。

奥斯卡·王尔德

第 一 章

画厅里充满了浓郁的玫瑰花香，仲夏的和风在花园的树丛中吹拂而过，一阵阵紫丁香的芬馥浓香和娇红月季沁人心脾的宁馨穿门而入。

亨利·华顿勋爵象往常一样，斜倚在铺着波斯名毯的长沙发上，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烟。他刚好能望到甜蜜芬芳的、蜜色金链花的淡影，它那微微颤动着的嫩枝似乎承受不住这些争奇斗艳的鲜花；飞鸟变幻莫测的影子，不时在窗前的丝绸帘幕前一掠而过。在这瞬时形成的日本幻境，使他脑中涌现出了那面庞清癯的、苍白的东京画家的形象。他们力图通过那必然静止的艺术手段，来探求飞速变幻的感觉。蜜蜂发出迟缓的嗡嗡声，在未经修整的长草丛中乱闯，在散乱枝叶的五叶锦花的娇嫩金黄花芯上不停地盘旋，这似乎使寂静无声的气氛更压抑沉重。此时，伦敦城模糊不清的喧闹声，象遥远的风琴奏出的低音那般若隐若现。

在画厅中心，一幅全身人像安放在竖直的画架上，这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美男子的肖像，画家本人巴西尔·哈尔华德就坐在画像前不远的地方，前几年他忽然消声匿迹了，杳然不知去向，这件事曾使全城轰动一时，并引起了许多想入非

非的猜测。

当画家注视着肖像上他用如此高超技艺描绘出的丰采动人、容光焕发的人物时，一阵阵发自内心的欣喜的微笑掠过了他的面庞，融化在他的脸上。他蓦地站立起来，紧闭双眼，手指擦放在眼脸上，好象他要把这珍奇绮丽的梦永远铭刻在记忆中，生怕一旦醒来会消失殆尽。

“这是你的得意杰作，巴西尔，你过去所有的画都无法与这幅相提并论。”亨利勋爵懒洋洋地说道。“明年你非得把这幅画送到克罗劳诺画廊去不可。皇家画院既庞大，又庸俗。无论哪次我去时，那里不是人山人海，使你因无法看到画，而感到烦恼；就是由于画堆得密密层层，连人都看不到，这更使人无法忍受了。所以我认为克罗劳诺画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好场所。”

“我不想送到外面什么地方去，”他回答道，同时头部突然向后猛仰一下。他这种奇特的动作，使他那位牛津求学时的朋友见了未免发笑。“不，无论哪儿我都不想送。”

亨利的眉毛一耸，他那浓烈含鸦片的香烟，燃起缕缕青烟在袅袅上升，他透过淡青色的烟幕好奇地注视着画家。“无论哪儿你都不肯送？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你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们这些画家都有些怪僻！当初为了成名成家，你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现在成了名，你们反而感到厌烦，这实在是矛盾百出。世界上有一件事比被人评头品足更使人忍受不了，那就是没有人来理睬你。这幅画像问世，会使你的声望超越英国画坛后起之秀，如果哪一位老画家还有一点竞争心的话，这幅画也会引起他的妒嫉。”

“我知道你会讥笑我的。”他回答说。“然而我确实不能把它送出去公开展出。我注入了我全部心血。”

亨利勋爵在沙发上舒展地伸直了身体，笑了起来。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事实确实如此。”

“注入了你的全部心血？！老实说，巴西尔，我以前真不知道你会这样狂妄自负；一边是你那张棱角突出的脸和乌黑的头发，一边是这位似乎是用象牙和玫瑰花装扮而成的举世无双的美少年，我几乎找不到你们有丝毫相似之处。好吧，拿你来说，当然，你具备一种理性的神态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提到美的话，要知道，哪里有理性的神态，哪里的美就得束之高阁了。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夸夸其谈的东西。它能毁坏任何一张脸上的和谐之情。当谁坐下来思考什么时，它就立刻全部显示在整个鼻子、整个前额或别的令人生厌的脸部表情上。看一看任何学识渊博的名家大师，他们全部是奇丑无比的！当然罗，神职人员是个例外。因为他们是从不用动什么脑筋的。一位主教在八十岁时还在照章宣读，他在十八岁时就学会的那套玩意儿。当然他看起来是够轻松闲散的。你虽然没有告诉我，你那位神秘的青年的姓名，可他的这幅肖像确实使我着迷。在画中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不用脑子的俊美的生物，在冬季百花凋谢的时候，在夏日炎炎、头昏脑胀的时候，我们不妨常常看看这幅画，因为一看见他，就会有眼目清凉之感。巴西尔，别再自我安慰了，你和他毫无相似之处。”

“亨利，你不了解我。”画家说。“我当然和他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这我全明白。事实上，我也不愿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呀！你在耸肩了，不信吗？可我告诉你的全都是实话呀。悲惨的命运往往与才貌双全的人形影不离。他们的命运似乎老是随着历史上帝王颠簸的步伐而摇摆不定。庸庸碌碌之辈往往更享福。丑汉和傻瓜囊括了这世界的好东西。他们可以轻松地坐在一旁，玩赏这纷扰的世事。即使他们体会不到胜利的幸福，至少不会尝到失败的痛苦。我们全都应该过他们那种生活：无忧无虑，安稳太平，超脱尘世。他们不会暗算别人，别人也不会加害于他们。亨利，你的爵位和财富，我的大脑，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还有我的技艺，不管能值几文钱，多里昂·格雷的美貌，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天赋，可我们却要为此来受罪，受尽煎熬。”

“多里昂·格雷？这就是他的姓名吗？”亨利勋爵问道，一边穿过画厅，向巴西尔·哈尔华德走来。

“是的，这就是他的姓名，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

“那是为什么？”

“噢！我也说不清。当我确实狂热地爱上一个人时，我是对任何人都不愿说出他的名字来的。这有些象把他让出一部分来，我越来越喜欢保密。这好象是一件能把现代生活变得更神秘和更难以捉摸的事。即使是一件最普通平凡的事，如果你把它掩盖起来，反而会变得引人注目了。当我离城出门时，我从来不告诉我的朋友，我往何处去了。因为如果说出来，那就会丧失全部乐趣。这也许是有有点傻头傻脑的习惯。可它似乎能给一个人的生活增添某种浪漫情调。我猜想，你会认为我的做法真是太愚蠢了吧？”

“一点也不，”亨利勋爵回答。“绝对不是，我亲爱的巴西

尔，你大概忘了，我已是结过婚的人。结婚的迷人之处，就是绝对需要生活中的双方互相欺骗。我一向不知道我妻子在哪儿，我的妻子也一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每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有时我们也会不期而遇，当我们一起去外面赴宴，或者在公爵家里见面时，我们总是面孔板得一本正经，相互捏造一些最荒唐无稽的故事。我的妻子在这方面是把好手，确实比我技艺高超。她从来不会把时间搞混，而我却经常出差错。可是即使她发现我破绽百出时，还是处之泰然，从不点破，有时我真希望她来发作一下，可她只是对我笑笑，就此了事。”

“亨利，我讨厌你这样谈论自己的夫妻生活。”巴西尔·哈尔华德说着，信步朝通往花园的前门踱去。“我相信你确实是个理想丈夫，可是你却为自己的优秀品德感到害羞。你是个爱标新立异的家伙。你虽然从来不肯口出一句圣贤之言，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出格的错事，你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而已。”

“人的本来面目就是一种伪装，并且还是我知道的最令人厌恶的伪装。”亨利勋爵一面笑一面嚷道。两个年轻人一起走进了花园，高耸的月桂树的荫影下安放着一张长竹椅，他们并排坐下。阳光从光洁的树叶中透射下来。洁白的雏菊在草地上微微地摇摆着。

沉默了一会儿，亨利勋爵摸出了挂表。“巴西尔，我该走了。”他轻声说道。“在我动身之前，我坚持要你回答我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

“你想问什么？”画家说，他的目光紧盯在草地上。

“这你很明白。”

“亨利，可是我并不清楚。”

“好，那么清听我说吧。我要你说清楚，你为什么不肯把多里昂·格雷的肖像拿出公开展览。我要你说出真实原因。”

“我早把事情源源本本地全告诉你了。”

“不，你还没有说清楚。你说是画里注入了你太多的心血。这种说法太幼稚可笑了。”

“亨利，”巴西尔·哈尔华德紧盯着他的脸说道。“每一幅用真实感情绘成的肖像，实际就是画家本人的肖像，而不是坐着的被画人的肖像。被画的原型只不过是偶然碰上的。在五彩缤纷的画布上，展现的不是被画的原型，而是画家本人。我不愿公开展出这幅肖像的原因，是怕把内心的秘密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亨利勋爵哈哈大笑。“这算什么理由？”他问道。

“我会告诉你的。”哈尔华德回答，这时他脸上出现了一种困惑不解的神情。

“巴西尔，我正在洗耳恭听。”亨利勋爵向他瞟了一眼，接着说道。

“噢，亨利，我要说的话并不多。”画家回答道。“可是说出来既怕你听不懂，又怕你不相信。”

亨利勋爵微笑着，俯身向下，从草地上采了一朵粉红色的雏菊，仔细地玩赏着。“我保证我会懂的。”他一边回答，双目注视着那似乎用白羽毛织成的小巧玲珑的金碟。“要说到相信，我是什么事情都会相信的。即使那些听起来十分荒唐的

事情。”

微风把树丛中的一些花朵吹落下来，长着星状花冠的沉甸甸的紫丁香花令人爱怜地微微摇晃着。有一只蚱蜢在墙脚下开始吟歌，一只细长的蜻蜓，伸展开它那褐色透明的翅膀，任空中飞掠而过，划出了一道蓝色的弧线。亨利勋爵感觉到，他似乎听到了巴西尔·哈尔华德呼呼的心跳声。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等待着。

“这故事其实很简单，”画家迟疑片刻后说道。“两个月以前，我到宝朗顿夫人家去参加一个舞会。你得知道，我们这些穷画家偶尔也需要在社交名流聚会上出头露脸，目的也只不过让公众知道我们并不是原始野人而已。正如你以前告诉过我，任何人，即使是一个暴发户、投机商人，只要穿上一套晚礼服，戴上白领结，就俨然成了一位名流绅士。我在大厅里呆了十分钟，和穿着华丽盛装的高贵寡妇与死气沉沉的皇家学院院士胡诌了一会儿，突然发现有人在盯着我看。我转过身来，第一次看见了多里昂·格雷。当我们目光相遇时，我觉得自己面色变得一阵煞白。一种说不出的恐怖笼罩着我。我迎面遇上了一个能使人神魂颠倒的人，如果我任其摆布的话，我这个人的全部天性以及我的整个心灵和艺术生命都会被溶解。我不希望任何外来因素侵入我的生活。亨利，你也完全明白，我的天性是完全独立不羁的，我永远要做自己的主人，至少在我见到多里昂·格雷以前，始终是如此。可是眼前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向你说明，某种说不出来的预感似乎在告诉我，我正处在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危机边缘。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命运为我安排了令人消魂的享乐和难以忍受

的痛苦。我顿时感到一阵恐惧，随即返身离开了大厅。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良心，而是一种懦怯的表现，我无法为我的临阵逃脱找到任何借口。”

“实际上良心和懦弱是一回事，良心只不过是懦怯这家公司的商标名称而已。事实如此。”

“我不信那一套，亨利，我也不信你会真是这么想的。不管我当时的动机是什么，可能是出于傲慢，因为我这个人一贯是自负的，我拼命往门口挤去。在门口我正好和宝朗顿夫人迎面相遇。‘哈尔华德先生，你这么早就想溜走了吗？’她尖声嚷道。你是知道她的尖嗓子多么刺耳的。”

“是的，她浑身上下都象一只孔雀，可惜就是没有孔雀那样美。”亨利勋爵回答道，他用神经质的瘦削的手指，把雏菊揉成碎片。

“我无法摆脱她。她把我推荐给皇家家族，显赫的爵士和头戴高大冕状头饰长着鹰钩鼻子的贵族老夫人。她说我是她的最亲密的朋友。实际上以前我仅仅和她见过一面。当时我的一些画曾名噪一时，至少有几家廉价小报为之吹捧不休。这就是十九世纪流芳百世的标准。突然我发现，那个莫名其妙惊扰我的青年正和我迎面相遇，我们靠得这么近，几乎要头碰头了。我们的目光又一次相遇，我太轻率了，我请宝朗顿夫人把我引荐给他。也许算不上是轻率，毕竟这是我回避不了的事。即使没有别人介绍，我们也会相互交谈的。这一点我确信无疑。后来多里昂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他同样预感到，命运早就注定，我们是要相聚在一起的。”

“宝朗顿夫人是如何描写这位妙不可言的青年的？”他的

同伴问道。“我了解她总爱对她所有的客人急不可耐地下评语。我想起她曾把我带到一个胸前挂满勋章和绶带的刻毒好斗的红脸老绅士跟前，用耳语向我述说这老绅士的生平、使人震惊战栗的所作所为，象演戏时说私房话一样，使客厅的任何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只好溜之大吉。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人。但宝朗顿夫人接待她的客人完全就象拍卖商对待商品一样。她有时信口开河，有时除了一字不提你想知道的事以外，其它什么话都说。”

“宝朗顿夫人太可怜了！亨利！你这样对她太狠心了吧。”哈尔华德有气无力地说道。

“亲爱的朋友，她想举办一个沙龙，结果开成一爿酒家。你要我怎么对她捧场呢？可是你还得告诉我她对多里昂·格雷先生是怎样评价？”

“噢，大致是这么说的，多迷人的孩子——他可怜的妈妈和我以前是寸步不离的，我完全想不起来，她是干什么的？……。可能，她什么事也不干……。噢，想起来了，她会弹钢琴，也可能会拉小提琴，亲爱的格雷先生，对不对？”我们俩都忍不住，当时就哈哈大笑起来，这样我和格雷当时就成了朋友。”

“笑对友谊确实是个良好的起点，可要以笑来作结局那就更没话好说了。”年轻的勋爵又摘下一朵雏菊说道。

哈尔华德猛摇了摇头。“亨利，你不明白什么是友谊。”他喃喃地说道。“你也不明白什么叫敌人。你对谁都爱；那就是说，你对谁也没放在心上。”

“你太没良心了！”亨利·华顿勋爵高声嚷了起来，他把礼

帽往脑后一推，双眼仰望着那朵朵白云，如同皎洁的团团丝绵一般，在仲夏的晴空中飘浮而过。“说得不错，你太没良心。我对人就是大不相同。我选风流漂亮的人作朋友，交结品性好的人为熟人，把聪明睿智的人看作敌人。一个人在选择敌人时，不能太小心翼翼。在我打交道的人中间是没有任何一个傻瓜的，他们全都是聪明绝顶的，因此他们都尊重我。我这么说太自负了吧？我也深有此感。”

“亨利，我也有同样看法。按照你的分类方法，我仅能算是熟人。”

“我亲爱的老巴西尔，你的情谊大大高于熟人。”

“但和一个真正的朋友还差得远呢，我捉摸，仅仅是属于哥儿们之类的。”

“噢，哥儿们！我一直不把他们放在心上。我的哥哥从来不愿死，我的小兄弟似乎只会钻死胡同。”

“亨利！”哈尔华德紧皱着双眉，惊叫了起来。

“我亲爱的伙伴，我不是在一本正经地说话。可是我的家属实在使我受不了。我想事实可能就在我们之中谁也忍受不了一个具有我们相同缺陷的人。我完全支持英国民主人士对他们称为上层社会罪恶的切齿痛恨，大众以为喝得酩酊大醉，愚昧无知和伤风败俗是他们私人产权，如果我们中间有谁出了洋相，就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特权。当可怜的沙斯华克闹到离婚法庭时，公众就义愤填膺无法容忍。可连我都无法想象在无产业的人中是否有百分之十的人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你刚才说的话，我连一个字也不能同意，进一步说，亨

利，我确信，这也不是你的本意。”

亨利勋爵捋了捋他那棕色的山羊胡，用装有纓纓的乌檀木拐杖，敲击着他的漆皮靴尖。“巴西尔，你算个什么英国人啊！这是你第二次发表高论了。向一位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谈出自己的思想，总是一件鲁莽的事，他从来做梦也不去考虑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思路中唯一权衡轻重的事，就是别人听了这话是相信还是怀疑。那末，一种思想是否有价值，和表达这一想法的人是否真心诚意，是件风牛马不相关的事。事实上，更可能是这样：说话人越不真诚，他的思想就愈精粹，博学多才，引人入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不会染上他的需要，他的愿望或他的偏见的色彩。然而我不想和你讨论政治学，社会学或先验玄学。我喜欢人而不喜欢原则，我喜欢没有原则的人胜过这世界上的一切。你还是跟我多谈谈多里昂·格雷先生吧。你不是经常遇见他吗？”

“每天都见着他。如果有一天见不着他，我就会茫然若失。少了他，我简直活不下去。”

“太妙了！过去我认为，除了你的艺术之外，什么也引不起你的兴致。”

“可现在对于我，他就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画家认真地说道：“亨利，有时候我想，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两个历史纪元最为重要。第一个纪元里出现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第二个纪元里出现了新的艺术表现人物。油画的发明对威尼斯画家在当时产生什么影响，昂蒂奈斯对希腊后期塑像起过什么作用，多里昂·格雷的面庞总有一天对于我也会有相同的意义的。不仅是因为我用彩色给他画过像，用线条给他勾轮廓，

并给他作素描。当然，这些我全为他做过然而他对我来说，远远超过一个坐着的模特儿。我不是和你说，我对为他所作的画像感到不满足，或者说，他的美是艺术不能充分表现出来的。然而世上是没有艺术所不能表现的事物。当我遇见多里昂·格雷以后，我自己明白，我为他作的画是件精美绝伦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佳的杰作。这有些引人刨根寻源——我怕你也不能了解我？——他的与众不同的面庞启发我的崭新的艺术手法、崭新的艺术风格。我观察事物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我思考事物也是独具一格的。现在我能用过去捉摸不透的方式重新表现生活。‘思考时代的梦幻境地。’到底是谁说的这话？我忘了，但是多里昂·格雷对我就是这种梦幻境地。只要这位英俊少年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虽然他实际已过了二十岁，但对我来说他还不过是个大孩子——只要我一看见他——啊，我怀疑你能不能了解这是什么含意？他自己也没意识到，是他给我确定了一个崭新学派的宗旨，这一学派既具备浪漫主义精神的全部激情，又有希腊精神的尽善尽美。灵与肉融为一体——难道还会有比这更高的境界吗？我们曾经疯疯癫癫地把灵与肉硬拆散开，创造了世俗的现实主义和空幻的理想主义。亨利！只要你能了解多里昂·格雷在我内心所起的作用，那该多好啊！你还记得我的那幅风景画吗？就是艾格纽出了一笔吓人的大价钱而我还是不忍脱手的那幅画。”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得意的杰作之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去绘制这幅画时，多里昂·格雷就坐在我身边。他的某种微妙的精神力量感染了我，使我生平第一次在平凡